

幻劍毒刃



柳殘陽作品全集



幻剑毒刃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葛佳映

封面设计 静彦

幻剑毒刃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8 印张 8 插页 404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605-336-0/I·288

(上、下两册)定价:25.00 元



柳残阳 近照

柳残阳先生，本名高见儿，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风靡海内外，享誉极隆。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其作品功力深厚，构思奇巧，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浪骇涛惊，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鸟倦虫潜。读过一部又一部，部部精彩绝伦，品过一回又一回，回回妙趣横生，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欲罢不能，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追柳族”。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不看金、古、柳，枉在世上走！”此言甚是。

01A/K19/02

内 容 简 介

在复帮大典上，濮阳维将纷纷投奔的众好汉授为堂主、护法等职，一时冷云帮势力大增。大典后，又大败江北丐帮、黑砂岛帮、红魑会及银鹰孤叟武京等，寻回被劫走的恋人白依萍。另一路冷云帮弟子由顾子君率领，进军河北黑旗帮，也大胜而归。

回山路上，濮阳维与邬长远约定三月后冷云帮与南疆派在南方一战。两人较量神技后，濮阳维被华一杰诱至一院落，铁姥姥逼其娶孙女方婉，濮阳维含糊答应。

闻知丐帮和黑旗帮、鹑衣帮将袭击冷云帮总坛，濮阳维急急赶回的路上，又破除了战玄心的毒计。返回总坛，杀死了来犯的平庸和常公明，报了师仇。

白依萍误中赤爪鳞蟒之剧毒，为此，濮

阳维带着吴南云、俞大元远赴滇境鬼号江源头，力战凶顽的魔鱼，取其金卵；又赴少林寺，与百忍大师、悟尘大师等比武，饶恕了已悔悟的师仇华武，求取了千年丹顶白鹤精血。白依萍服下两种奇珍合的药，方康复如初，明艳照人。

濮阳维率领群豪远赴南方践约，大胜而归。在恩怨尽了后，这位已英名盖世的帮主，当众宣布，他将择日成亲。但新娘是谁呢？是白依萍？是徐妍容？是方婉？抑或是……

(118) 恩怨两消 (1)

(119) 孤岭鹰旋 (17)

目 录

一、孤雁还巢 恩怨两消 (1)

二、彩凤求凰 孤岭鹰旋 (17)

三、心力交瘁 大义释敌 (45)

四、扑朔迷离 黑旗银月 (56)

五、苍凉古道 寒溪怪客 (72)

六、波折横生 天山铁姥 (89)

七、客栈会师 贯日圣手 (115)

八、风疾云暗 天罗地网 (128)

九、痴情迷意 月澄云展 (147)

十、冰海钓叟 跨水之战 (169)

十一、幡毁竿折 淮阳风云 (183)

十二、战火弥天 焰熄成烬 (205)

十三、幽潭鳞鳞 辣手情心 (227)

十四、血爪寒毒 回肠九转 (241)

十五、魔鱼金卵 鬼号江头 (261)

楚 田

(70) 帶國感恩 懷心奉迎

(71)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72)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73)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74)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75)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76)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77)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78)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79)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80)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81)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82) 強國強壯 強壯國威

目 录

- | | | |
|----------|------|-------------|
| 十 六、怒涛孤岩 | 惊魂得宝 | (283) |
| 十 七、大力尊者 | 烟幻绿丹 | (298) |
| 十 八、巍峨古刹 | 三道接引 | (320) |
| 十 九、铁掌恩怨 | 剑拔弩张 | (344) |
| 二 十、佛门风雪 | 僧俗之战 | (354) |
| 二十一、竹丝引渡 | 金拐佛杖 | (373) |
| 二十二、豪气凌霄 | 悟尘大师 | (398) |
| 二十三、恩仇了了 | 瑞气祥云 | (411) |
| 二十四、罗纱帐内 | 流翠楼中 | (426) |
| 二十五、玉貌复还 | 三心合一 | (449) |
| 二十六、鱼雁千里 | 南疆之约 | (462) |
| 二十七、青蜈山险 | 黑石岭恶 | (478) |

二十八、石破天惊 血溅蛮荒 (499)

二十九、威震八荒 独尊冷云 (511)

三十、铁掌断仇 柔情似水 (540)

三十一、豪士红颜 缘定三生 (550)

一、孤雁还巢 恩怨两消

濮阳维在室中往返踱着。

忽而，他回首向闭目沉思的魔爪甘滨道：“甘兄，在下尚有二事，希望甘兄一并相助……”

甘滨阴阴一笑，说道：“大帮主有何垂示，但请说出，甘某人不敢不遵从。”

濮阳维知他怨恨未消，亦不计较，笑道：“在下帮中受那迷药昏迷的人，有何法可将他们救醒？”

甘滨双眼一翻，撇嘴道：“这个么……便不是甘某所知了。”

濮阳维剑眉一挑，双眸精光暴射，微怒道：“甘滨，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在下也不是慈悲之人，谅来你心中有数？”

甘滨心中，早已自有计较，他闻言一笑，阴阳怪气的道：“姓濮阳的，甘某今日已成为阶下之囚，生死大权，全然操于阁下之手，但是……”

他狞笑一声，住口不语。

濮阳维略一沉吟，已想出他言中之意。

不由冷冷笑道：“在下猜测，尊驾言中所指，好似有交

换条件？”

甘滨狂笑道：“正是，天下虽大，却没有只尽义务，不享权利之事。”

濮阳维冷然道：“甘滨，你莫忘了，现在不是在你黑龙山，而是受制在下。”

魔爪甘滨“哼”了一声，道：“不错，但是咱们不妨直言，若你不放甘某一条生路，则不但贵帮昏迷之人，将有性命之虑，便是……”

濮阳维星目煞气顿现，怒道：“便是如何？”

甘滨阴沉笑道：“便是白依萍那妮子，亦要跟随在下，同赴黄泉。”

濮阳维心中凛然一震，双眉紧皱，在一旁思忖起来。

魔爪甘滨乘机诱道：“濮阳维，你只需抬一次手，咱们今后便河井不犯，甘某这断臂之仇，亦一笔勾销，而且，更将你那心上人儿释回，否则，甘某一命亦不足惜，却也乐得有一个天仙似的美人陪同上路……”

濮阳维眸中煞气顿射，他厉喝一声，截断了甘滨的话，怒道：“甘滨，你莫错估了本帮主，须知你数次与本帮做对，更勾结海外黑砂凶徒，将我冷云帮属下杀死五人，这一笔血仇，若不将你剖心祭灵，实不消我全帮之恨。”

魔爪甘滨眼见濮阳维双目煞气毕露，说话斩钉截铁，不由骤觉一股寒气，自背脊泛起，全身机灵灵的一颤，好似一把锋利的匕首，已逼至自己胸前一般。

他长长吸入一口气，平复自己翻涌恐怖的情绪。

哑声说道：“濮阳维，你便不顾那白依萍了么？须知，她现在尚在甘某手中……”

濮阳维面孔抽搐，全身轻颤，但却咬牙强忍住这对她魂梦牵萦，极具诱惑的名字的威胁，他幽幽的道：“甘滨，你不用多说，任你舌烂莲花，在下亦决不能饶你一命。”

语声虽低，却含有无比的坚决，但是濮阳维的心中，却如刀绞一般。

他知道甘滨心狠手辣，若他自己一命不能保全，则他适才所言，更使白依萍香消玉殒的话，亦不会仅仅是意图恐吓。

换言之，濮阳维要坚决杀死魔爪甘滨，亦不啻宣告了白依萍的命运。

此刻，他已痛苦至极，他知道自己正在绞杀那未来美丽的远景……

魔爪甘滨听到濮阳维如此一说，不禁全身抖索，他已可自对方坚决的神态中，清楚的了然，濮阳维必定不会放过自己。

数十年来，从未恐惧过的魔爪甘滨，这时却深深的畏惧起来。

他已恍若看到死亡的阴影，正逐渐的向他逼近。

甘滨长叹一声，双目迷惑而蒙蒙的凝视着屋顶，半生以来，一幕幕的往事，善善恶恶，像走马灯，在他心头幻闪。

他忽然有着一一种出奇的感触，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曾经

沾染了不少的血腥罪恶，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愧对了人生一世。

他仿若在受着最后的审判——不能做任何侥幸逃避的良心责难。

他嘴唇喃喃，不自觉的，尽情忏悔着自己往昔的过失。

他恍然明白，无论人世之间，是如何的不公平，但是，死亡却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他早晚必会向你招呼，不管你在人群之中，是如何的超然与杰出。

而在面临永久安息之前，不会有什么让你选择，它总是千篇一律的，冷酷与安静。

这就是人生的终点，生命最后的幻灭。

濮阳维这时，已盘膝坐在地上，他惊异的凝视着魔爪甘滨那迷茫的面孔。

他也首次察觉，甘滨那张丑陋的面容上，竟散发着一怪凛然烈烈的光辉。

濮阳维全身一震，他一时想不出是什么事情，使这武林中有名的魔星，能如此的省悟与忏悔……

忽而，魔爪甘滨撮唇长啸起来，啸声尖锐悠远，三长一短。

须臾之间，遥远的山丘之后，亦传出同样的啸声。

不多时，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丑妇，已出现在茅舍之前的旷地上。

七煞剑吴南云早已闻声起立，双目炯然注视室外。

这时，他见有人来到，竖掌微揖，就待掠身扑出。

濮阳维轻轻摇头阻止，沉默的瞧着一切。

魔爪甘滨双目微启，嘶声道：“多娜，将白姑娘背进屋来！”

立于室外的高大妇人答应一声，身形微掠，已进入室内。

这妇人一见甘滨眼前惨状，不由惊得尖叫一声，急急拦身甘滨之前，右手“霍”的一声，拔出一把精莹夺目的匕首，逼于背后软兜之外。

这丑妇操着一口生硬的汉语，说道：“你们若要伤害我家主人，我便将这背后的女子杀死……”

濮阳维、吴南云二人，在这高大丑妇转身之际，已然瞧见她背后软兜之中，所背的白依萍。

其实，二人随便哪一个出手，皆能在瞬息之间，将这妇人制住，只是，二人都为魔爪甘滨这奇异的举止所惊惑，一时不愿贸然动手。

濮阳维此刻俊目上望，眼中一片茫然之色。

他正在苦苦思忖，魔爪甘滨为何会突然如此，将自己最大的猎物，毫无条件的献出。

他想到：“难道魔爪甘滨丝毫不顾惜自己生命？他原料可以此做为生命交换条件，这是什么因素使然呢？莫非人灵魂深处，确实有着一丝善良的天性么？”

忽而，魔爪甘滨已低声说道：“多娜！你让开，先将白姑娘交还给他们，再听我说话……”

言语之中，竟会蕴有无比的诚挚与坦诚。

那不似中原人物的魁梧女子闻言之下，不由疑窦不解地瞧着那受伤的主人，半晌，始十分勉强地，将身上金丝软兜解下，抱着白依萍安置椅上。

魔爪甘滨哑声一笑，说到：“濮阳维，如今甘某已将白依萍毫无损伤的奉回，请你相信甘某人格，在此以前，甘某绝未动他一指。”

濮阳维微微颌首，表示绝对相信甘某所言。

魔爪甘某微喟：“甘某如今身残受俘，老实说，凡是人，没有不惜生命的，但甘某在苦思之下，已彻然大悟，生死之事，原为世界人人所不能免，疾苦而亡，与死于仇家之手，其结果毫无差异，甘某既曾杀死冷云帮诸人于前，如今复丧于冷云帮之手，可谓天理昭彰，无分厚薄……”

他微微一顿，目视各人，又道：“甘某纵横江湖半生，无论武功机智，自问少遇敌手，双手所沾染血腥，自信不在尊驾之下，昔日我杀冷云帮之人，乃为报复甘某于红枫山庄一掌之仇，今日阁下等杀我，亦为了贵帮弟兄之仇恨，如此两相抵消，互不相欠……”

甘滨言及此处，声音已逐渐黯哑，但他面上，却光辉湛然。

又转头对那中年丑妇道：“多娜！你可于此间事了之后，径携我的尸骨，回转黑龙山，并传告山中各人，不得为我复仇，他们武功尚差，你再传谕，自今以后，除非有事，不得擅出黑龙山四周百里之外。”

甘滨说罢，不理那名叫多娜的丑妇抽泣垂泪。

回头再向濮阳维道：“甘某相信二位，当不至为难甘某手下之人吧？”

濮阳维默默不做答。

他正在静静的仰首沉思，好似在忖虑着一件极重大的事情。

七煞剑吴南云微微一笑，道：“甘兄放心，此事无庸置疑……”

魔爪甘滨又沉吟半晌，道：“贵帮被红魑会迷倒之人，乃是误饮茶中所置的“迷魂蒙神散”之故，此药，药性甚是剧烈，麻醉力极强，但是尚无毒性，不用救治，再候三个时辰，他们便会自行醒转。”

七煞剑吴南云面现感激之色道：“想不到甘兄，竟然能在此时此刻憬然醒悟，能与本帮捐弃前嫌，过去倒是兄弟错怪甘兄了……”

他微微一顿，又道：“兄弟本人，极愿与甘兄重新订交，奈何甘兄前此所为，与本帮结怨甚深，帮规所在，兄弟亦徒自束手，但愿来生尚能有幸结交如甘兄此等血性豪爽之士……”

魔爪甘滨嘶声大笑道：“吴兄之言，实令甘某感激莫名，盛情甘某心领，如果真有来生，亦愿你我二人结为生死挚友，不再为敌……”

真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其鸣也哀。甘滨言词之间，虽然豪迈，但谁也可以听出，其中却含有无限凄凉伤感。